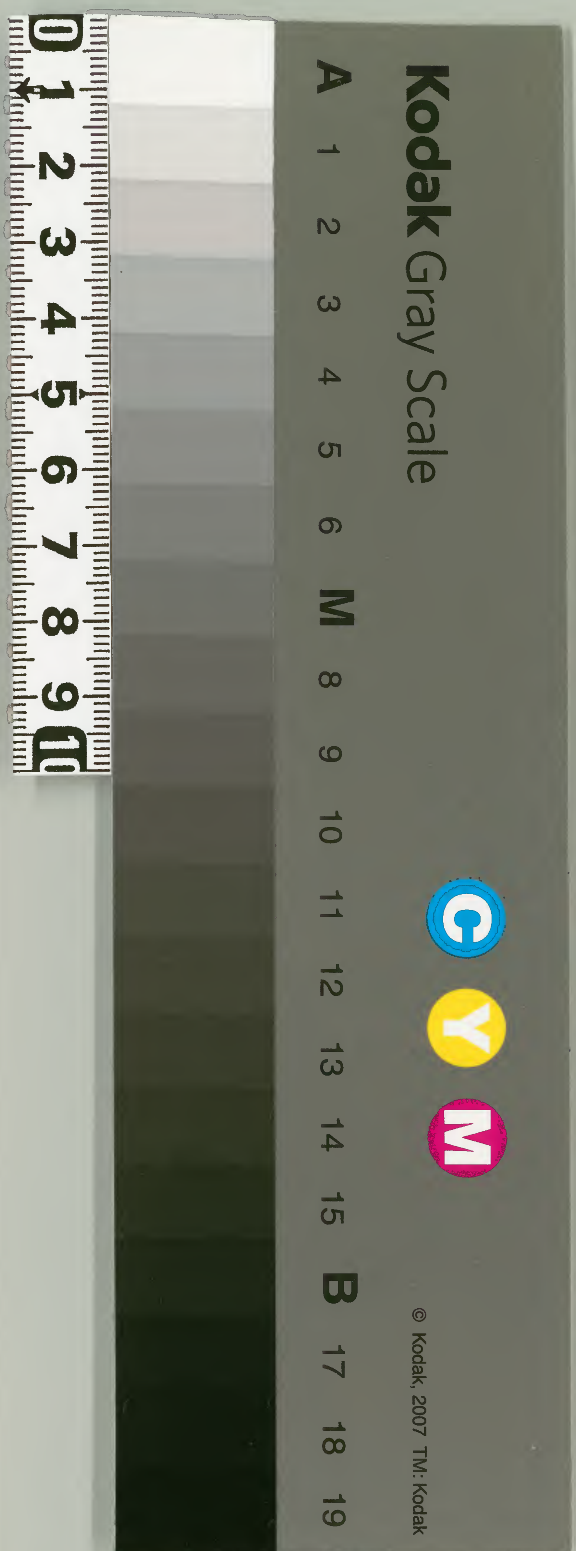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卷之三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25)	
函號	冊	12 1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四

淺草文庫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 元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也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惡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

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
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
自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
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
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
則承上爻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
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

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
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且前所謂易
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
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
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
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
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
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

須得如此說處刺著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舊
說常剩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

子舉大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
循至今今黨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
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
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又字殊不佳須尋得數
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者為佳雖不入
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
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回借得子勉舊本書養

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會
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
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

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為佳如

記今據韓歐會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

今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
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
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段更看不
得可恠望與鑄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
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

諫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
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
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
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
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煩爲
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
我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
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

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
賦法及求賢詔皆公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
了冊旋付此童來幸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誣
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

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即日秋暑侍履吉
慶壽堂眷集一一佳勝爲慰前日之歎蓋見近
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
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
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日亦

世當
世當

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爲得失也鄙意
與伯諫深欲季通一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
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辦也通鑑簽貼甚精密
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見面論撥冗作書遣
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爲佳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
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辦朋友
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
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耳熹向所論
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

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且
夕別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
而其爲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闔三徑一之
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六其數皆偶而其爲
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闔四用半之數是三揲
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掛則
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
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
何指其所存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

廣小外下
無與字

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
須云在某宿幾度距某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
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
昏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
垣外與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
參同二冊鍾乳一兩納上考異熹安能決其是
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耳

鍾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
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
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它推說

之汎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
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願早
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
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
唯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意今人鬱鬱無分付
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還承書為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
留念即此春暖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
須鹿茸納去視至通鑿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

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物甚難作書法
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有例
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
面見以請算工俟爲尋訪然亦須立一格目要
得甚樣人始得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算者但恐
不能算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爲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
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略
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
藥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見之多

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下萬

調見誤字

登山失事久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斟酌簡
其功程也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弦歌二
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子耳磬制乃賢
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李通許
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殢
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爲心術之害不
但一事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
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

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
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
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其甫說往時有亡
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
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亦朕姑示於寬恩
以鴈鳴而笑鳳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
并按也一笑鴈鵠誤鵠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
河圖而來即老兄所謂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
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撰著法中只自大

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為一篇此卦以後雖不
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為錄示也

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
有不足據以為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
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
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為易實中為範之說
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面論
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為愈
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屢見示無可疑者似
合附入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

律呂新書并佳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答蔡季通

至臨江忽被已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俟辭召命予決今旣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忘親批且邊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曾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木焉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轅趨信上以俟詞免之報但獄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雪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

按掩抱左邊坂亦批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迂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熹老矣方學做官甚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切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去耳經之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通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

矣渠年少家溫所欠者腹中書耳得闕遠官閑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為福也何必汲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它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予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闍家老子也諸公已各為致意但黃文叔已逝去熹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惜之亦為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玉音以為太上心氣漸寧但尚

苦健忘發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興東下爲數日款幸甚樸陳諸公亦數奉問也

脩賢事若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爲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室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祈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

遷也此等處自是深聳眼目低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爲未安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爲一行否祭法世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深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會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董所說則亦不足言也

答蔡季通

癸丑三月二十一日

中間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爲贊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旣以奉慶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旣聞命矣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冀得傾竦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閣

記固難遽辨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而未愈今且右臂下自瓜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教旣滿彼中代者爲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爲誰亦已作書報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僉合成當尋的便寄薛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立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

望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
已下手否如未幸早爲之作歸寤甚覺無欲請
之人只欲得賢者一來會語數日爲幸切不可
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卻之不必
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
但亦自欲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
相失也此行見上褒予甚至言雖正狂亦無忤
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不可料者乃發

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効及盡
還江右迓兵矣此等小小恠謬議論如蝟毛而
起更不可開口柰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牙
廣不謂萬物之靈者乃如此不靈也柰何更五
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也元善說欲下州郡
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此事面生
後或有悔也

伯諫來此已兩三日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
左右一來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
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

極不爭多孤城悉拔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說應天時應地
方說下注脚今覆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
却錯改却印本煩令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
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
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
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
乾純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
故四隅之卦却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
聞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和周爲之歎息而已

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意甚善不
唯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負徑亦
須更仔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
徑恐未免有牽強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
方深圍徑之數以相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
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四象之數前曰
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
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
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
奇之數乃是揲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揲著歸

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
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能及此乎
嘗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
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
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自十倒數
畫六而得太陰之四皆以上又屬五指而計之一
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
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知明
者以爲如何啓蒙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
大略尤佳歸奇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

其中一小支節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
著卦之說正自不足深論也如何如何律說幸
早改定過彼即借看或能相伴入誠途中得款
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
寫本脫一吾字煩一哥爲看如少即添之此雖
不繫義理然亦覺少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
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寧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
不得更自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感等句
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

也與未之或不審看得如何幸詳以見喻

仁義之說而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
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
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
之理然其升降主殺之六分不可無也正是此
意而衰於此等處都嘗然不曉所以難說話也
脩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
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又放不下即修行轉
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

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
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修改示及中庸更有數
處今并錄呈幸即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答之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
扣然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
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
滄瀆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真曾文字已領亦甚不易但無數三篇似不止
條暢耳數日臨睡讀史記一兩卷沈著痛快真
不可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言而道得言語

却不相似是。何故也。豈幸學柳下惠者。固如是耶。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去。豈長者之絕乎。季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約去一本。

答蔡季通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問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

播之五聲二變而為六十調者乃其餘耳況審
度嘉量謹樞尤不當以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
已有黃鍾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
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
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為完備耳後段論
說有發
用此章指者
并移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鍾之長改下當以子穀秬黍
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九黍實於管中則
積九十重則千二百枚而滿其倫矣故此九十
十枚之數與下章千一百枚之數其實一也
分為寸云云

嘉量章論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釐氣之中下當而莫滴為
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
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
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
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為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
辨中立為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錄示

答蔡季通

厚本帳
潤作

前日整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熹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為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云云未幸語一哥取以見予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蓋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答蔡季通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為

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為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比日恭惟尊候萬福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熹足病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字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

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
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
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
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州便託彥中附
此亦今過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爲道自
愛

答蔡季通

云云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
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爲如何
琴固每絃各有五聲然亦有一絃自有爲一聲

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爲不然大抵世
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
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碍方是物格
之驗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
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在門齒
舌亦未必可免也

答蔡季通

琴中旋宮一事正爲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
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
恐午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

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為宮耳此說固未
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
二月為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
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
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
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
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
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
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
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

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
此否耳

答蔡季通

前人疑當作前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
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
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冊子
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
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
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
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益有味深慰

亦是此意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柳申詳 閻李先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壺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

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
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不離乎一
未有磨瑩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
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
克復之實又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亨貞之體各稱其事
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可非
直以為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
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
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
群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
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
為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九乾之坤曰見群
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
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為

重而至之二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
之二字為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
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
而言也

答方伯謨

昨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
奉懷耳文字煩抄錄為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
未可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
副厚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

知曾為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論聖
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
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
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宰
弦之戒殆正為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
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
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
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止仁者愛人義以為
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
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

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已爲仁成物爲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語語秋前想未能來有便時寄所疑爲望

答方伯謨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於病才少恐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令憲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懼未知所以爲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來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末方得爲

去計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明時有講論然苦人事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爲旬日款殊慰所望也子澄亦到此三四日而行今舅府判待次頗爲致問訊意此便少遽未及拜書克明爲沉何如會再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宰書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作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疑便還略告批喻李君到彼略周顧之爲幸未間千萬方學自愛

答方伯謨

昨一變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久劇暑伏惟

唐本變
作變

侍履佳勝所喻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
而以惟心之謂與結之不應如此著力却只形
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說自相矛盾處
亦多可更詳之今舅府判待次嘗及此否試爲
質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皆煩以
此詢之誠之聞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
致意南軒云有書附原來告早尋便示及也

答方伯謨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違比日遠惟侍學增勝
前所懇令舅附判兄作字不知已爲落筆否二

月甲子下更著一朔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便示
及以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贊謾錄去煩呈令舅
一觀求其未當處且以畫成當并以拜浼早得
判定爲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
不滿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
嵩卿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
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
爲證深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京所各下
一語便中見喻也

日初至寒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

約諸同志者同為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
生又廢業耳

答方伯謹

附俞君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兼善報
云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矣前書託稟
今舅句日所澆敬箴更求注中乾道癸巳二月
甲子朔安朱熹
作建書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為
寫否如已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
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
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略有改

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
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
意如何集又疑橫野中逃字據行狀云於是
盡棄舊學其如此即是舊時嘗有雜學下此字
似亦不如此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為
書付此便回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
須
高去大自尾亦
也向就此界紙上寫一本
依寫去
別有可疑處則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俟却
報云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

字迹書本不同即改作乃字為佳數以鄙語塵
潤好筆何愧如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字
未言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跋胡公帖類錄一
本與跋語以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
便甚的也

與方伯謨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
然其間不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
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為
大書徑八以上者對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

路亦須稍重蓋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即不可
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
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略出叔京又約相
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
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子說附還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慮
否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
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為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

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為幸嘉道嘗一至雲谷留
十餘日明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
說之太高者為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為
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齊
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繹之有可為鄉導處幸略
為致力幸甚長沙人歸去京

與方伯謨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
想可量比想劇暑侍履佳慶熹衰悴如昨欲往
弔茂實至今未能不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

不能得遣蓋目前百事敗人意當此午暑時兩
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諸小詩甚
佳章辰州為人求詩頗甚無佳思輒以奉煩渠
本取韋賢語名閣須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
頗有因循之病更宜勉彊區區所望於賢者不
但如此而已也李通病甚彊起如建陽料理墳
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為況如何間欲遂過邵武
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忘思不佳
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李克法卿皆已
得郡李克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

倦甚未及拜狀也方暑自愛

與方伯謨

熹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
遂請無疑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
其兄弟報字只要年長淑善安貧睦族他所不
計以吾輩友之更須耐靜已悉以屬茂實亦略與周佐說
來祝其密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以上
可問即為微扣之却託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
留意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
然却得靜坐兩日說話頗款仲本託為齋記已

為草寄當必見之也虞祠刻已寄不規模甚大
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本俟續得
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為幸置
物亦然季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
何勢須俟堯舉復來耳中本別時所寄聲奉聞
者想已發之此不可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人還奉告聞比
日侍履佳勝為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
念寬勉之意然觸事傷懷亦未能遽平也匕筋

衣被并領季通屢得書殊未有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河爾錄示九江文字甚發人意大體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盡其情偽曲折之變彼或以吾曹爲真可欺耳然世間自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向耳常德二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因便示一二爲幸因孫石源見過附比草草襄事之後能一來顧慰此幽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

否因便早及之爲望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入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永福收近信否熹此諸况如前所與廷老書此後竟未得兩祈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爲者皆爲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爲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即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採災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省部諸司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義不當求去萬一兩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

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効信州林子方此亦
是殺焉積底消息旦夕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
數日前寫得趙帥兄弟書因欲致一奠今為此
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書因見幸略及之也居
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
得因書更報及也搬過建安良便恐此間動未
得秋涼能來為幸但恐薦送即又不容來耳諸
刻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韓文考異六字以國子監版本為主而注其同

異如云某本辨其是非按云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者

已定則云某本非是諸別本者已定則云皆非是
未定則各加疑字別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某
本未定則云且當從某本或監本
別本皆可疑則云當闕或云未詳其不足辨者
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
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為慰親問安問
想不輟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
濕却幸不動節食亦粗喫得只願且得如此則

謹何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
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懇元善轉借一二筆步透
寫以來只有此一事稍稍趨時不可緩也聞公詩廉
前語
否

與方伯謨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早
爲并手寫來便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偽黨
爲之柰何爲之魁者不暇自謀特爲賢者慮破
頭耳因便草草

與方伯謨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手示爲慰幼恭書已領少
須手可作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
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籤
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瑣闥以論陳源故補外
見詹卿煩及之人還草草

揚子序霜有冠乎群倫之云以爲無義者
固可笑而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
一例稍分明五夫人到日能略過此少款一二

日爲幸勿以徒御爲憂白節青芻不難辦也兼
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熹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
次得脾胃俞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盡頭整
頓一過今且附去十卷更煩爲看籤出疑誤處
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定所當從之正
字後却脩過以今定本爲主而注諸本之得失
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
面正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緣其間有

未甚定處須更
于細爲難也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

墓表

云是呂洞
賓所撰

身與偶尋不見煩爲問子端恐

有本卽爲借寫一本附來也廟額方礬得紙且
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龕額便中望早寄也
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與方伯謨

別近旬日不審爲沉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
作遽歸不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
聞子端竟有哭子之悲深爲惘然且煩致意不
及附書爲問也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

有題識幸便爲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有人
在此等候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
大作意只譬如等閑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
作矣更欲篆六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
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所寫之字各在封內
矣熹忽聞有鑄職罷祠之命尚未被受不勝皇
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
可因書更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
見之否韓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者異能爲貧
滿此功德否邪宓子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
顏之推說云且伏字濟南伏生即其後也如何
如何

與方伯謨

昨辱惠書爲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
覺衰悴何爲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
愛但彊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爲害
也熹病軀粗遣諸證亦時往來但亦隨事損益

終是多服補藥不得令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
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
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
已頗詳細矣近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
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趙幹之喻苻其不彼冒
此熾險尤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
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爲道此區區多謝
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
勉彊也因便寫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以想侍奉佳
慶令子程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榜
冀聞吉語也奏議得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
論六十年矣可爲慨歎也但未卷乞詔定大舉
策一篇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爲補
之乃佳耳韓考後卷如河得早檢示幸甚熹衰
病百變支吾不似近只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
或腹中氣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

略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注亦多是問得繁
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千
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
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
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
聖賢脩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
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
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

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呈極之說來
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
說人君正心脩身之大中正之標準以觀天
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
贊歎三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
本結殺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
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示喻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功夫近看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
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
節功夫又只引成醜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
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
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
箇奮迅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
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
覺頗得一日不同於此奉報可以呈幾道
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魄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
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
精之所為故謂之魄或欲於魂中求魂魂中
求魄琢竊謂氣亦一身之陽即為魂陰則
為魄嘘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
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
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
而易見者固如寒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
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

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他求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魂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魂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為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為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

行未行大全四十四

魄恐不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且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琢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

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琢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

不得爲無別矣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以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

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脗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王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文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

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以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

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待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爲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似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爲證似有牽合之病子入太廟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已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爲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爲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

爲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

不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

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二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

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

是如此著實者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
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
談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
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
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爲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
然但其爲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衫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
是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
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
於地者矣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怍

此但謂大言不怍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爲險恠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爲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
以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
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
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爲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
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

警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倭後倦君子教人有
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
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
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躐等
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
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爲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
即且闕之不必強爲之說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
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
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
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
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
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
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

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不容殄滅
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
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
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
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
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
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
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
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
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

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
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
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
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
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
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
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
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
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

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
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
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
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
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向俱到不可移易
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
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
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
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

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
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入之生也固不能無
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
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
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
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
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
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
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

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
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
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
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
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不與
物接也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
極是也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
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
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
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以義理
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
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
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

是之差殊踈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
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
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
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彊解程子之意以附
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
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
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
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
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
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

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
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
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
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
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
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
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
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

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
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
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
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
爲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
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
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
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
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

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
聽訟與新民之說略同請併詳之又古人言語
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
况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
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
如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
發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
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指矣心廣體胖之
說甚善甚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爲至非

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懂懂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絜乃得其義矣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

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為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

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

之意而何哉行文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免作衍文者觀之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決取舍於今日也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味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元無所當今以鄙說畫爲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

之形隱然在日中矣

側圖

上

後

下

前

地圖

右

前

已

後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

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
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
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無偏溺其心而然耶且
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若曰
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
利計功者之所為矣聖賢異端之別於此亦略
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
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言凶也是

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於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致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入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 亥十一月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止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默竊謂此段反復譬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

性只是理則夫爲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水此理不爲堯桀存亡何以言流之遠近清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別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譬天理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爲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爲說水譬性就下與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一不可以濁者不爲水謂感

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中只是元初
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濁者
不爲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爲
何如

此說但以性善爲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
之反復玩亦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
兩句大忌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性
之譬却是一不會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
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湏

曾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
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
恐非本旨默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
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
不知如何直彖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
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及其至也察
乎天地默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

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默竊妄意謂上下
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
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
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
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

也不知如何直翁云先生或明中已有易重
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
意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
則知其性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
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直翁
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道
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

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為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篤也默以為惟與道不隔者為能信篤若與道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為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為聖人決矣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

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渾然于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別違字乃違背之意只私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意豈得違越得他直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默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

非是越也惟禮有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
不可言越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
細未要如此容易立論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答江德功己亥十一月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
多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
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

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
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
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
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
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直翁謹愿詳審好
相聚講習所論遮攔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
矣但在力行如何

答江德功

示喻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
字之本意則誠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

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固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更須他日款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不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宵中而驗之行事之實也

答江德功

辛丑正月二日

示喻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爲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爲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

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内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爲內邪意爲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可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會子細理會文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喻舊學之誤但爲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

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躡等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功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亦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

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
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
敢聞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
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
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
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
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
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

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
然自頃至公爲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
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已
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已
意競出新奇以求已說之勝以至於履轉支離
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
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
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
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
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

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群龍无首乃用程傳无
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
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為二互相矛盾蓋乾為
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
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群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
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
德而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可天德
而不可為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為
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為之首乎且程
傳之說為人不可以私意造始故為之戒耳若

乾之為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
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
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
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
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捏合所
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
大差謬處不但又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
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會
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
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

力沉其垂矣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

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略此奉報千萬詳之若以爲是幸即加功若以爲非即此書不煩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喻矣

答江德功

熹災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正忽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一到都下面懇

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偶
此冗劇未及細看然觀大略似亦未離舊處也
渾儀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
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
視者爲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
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
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日有以
辨明然罪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

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亦勝忍恥作官
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古足痛未能往觀
然聞極疎略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
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
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
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
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

之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則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竊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為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

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

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

之而示有命季歷必為叔齊之事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荆

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

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

成其遠者大者也三伯權也夫泰伯之讓上

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

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

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

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秦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秦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略論之徐愆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爲未善故呈子亦以爲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秦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喻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爲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示及史記疑數條熹向會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容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

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上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下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繆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具之因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具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管史記以爲潛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

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
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
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
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
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二

